

◇ 亦文亦画 方英文专栏



方英文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毛笔写作，书文双美。有各类作品五百万字，以三部长篇小说《落红》（获首届柳青文学奖）《后花园》（入围八届茅盾文学奖）《群山绝响》最具影响。散文代表作有《种瓜得豆》《短眠》《偶为霞客》。有英文版小说集《太阳语》，阿拉伯文版小说集《梅唐》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一锭墨用了两年才完，显见不是勤奋人。启用新墨好了。

展纸研墨，写甚？脑子一片空白。待墨研好时，便有了一点内容，尽管这内容依旧乏味可笑。研墨写文章，类似运动员比赛前，场外扩胸踢腿、蹲下弹起；又好比村妇骂人前先踢一脚鸡鸭，呵斥一声，也无非是热身打腹稿。

方才忽然想到后事，也就是死亡话题。死亡这事，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新意来。死亡是什么？有没有脱离肉身而存在的魂灵？至今仍在争议，有与无始终并存。反正孔圣人是不会搞清楚的，索性不去往清楚里搞。他算是明白人，人生事杂且烦，没功夫纠缠此类无解问题。

这话题源于读到一条网闻。某妇女半夜跳楼自杀，一腿吊到窗外，发觉空寂无人观看，就缩腿不跳了，暂且坐等，边嚼开心果边流泪。待到天大亮，下面

友人聚，不知谁提出想念儿时吃的乡里酒席了，就问近来谁家亲戚办红白喜事？问得了，下一个周末，几个人就驱车去了茶陵。此茶陵就是李东阳“茶陵诗派”的茶陵。

设席之地在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村，是婚宴。两个土灶垒在村头屋旁，一口铁锅正在炖肉，另一口里面端端正正坐一个木甑，米饭的清香与隔壁肉的稠香各不相让，几乎要掐起架来。

厨子在两个土灶之间站着，夹根烟，深吸一口，同帮厨的妇人调笑一番，便操一长柄锅铲，贴锅沿探入，翻几下。肉香登时更腾出来，将木甑里的饭香掩了去。厨子收了铲，将烟徐徐吐出，又斜乜了眼笑眯眯同妇人打趣，手里仍没停，从案板上抓了一大把大蒜叶朝那热气腾腾处丢将过去。就在这么挥铲与调笑间，一大锅肉熬妥了。案上早排开了一溜大碗，他就拿一个碗来撮一铲肉，一铲即满。端了这一碗放案上时，顺手又拿起了另一

午夜梦回，尽是旧物旧事。

这一回，梦见的是少年时候上学路上的一种植物，叫鸡矢藤，茜草科，可入药。

梦中，鸡矢藤好像从枕底下长出来，牵牵扯扯，摇摇荡荡，嫩而细的茎蔓上覆着柔柔的黄昏的光。秋天，那藤蔓上缀着一颗颗椭圆形的果子，青色。到秋后，那些果子会自己裂开，裂成两个半圆，小碗一般，里面的籽实好像黑色的药片。

记得刚记事年纪真小，一帮子人上学放学，在不赶时间的午后，或者夕阳徐染的黄昏，会撂下书包，下了河坝去摘那果子。

我们这帮人里，绿丫和黑子胆儿最大，敢摘伸到河心的藤蔓。小武也摘，喜欢叫黑子给他帮忙。我和堂弟只敢摘一些近处的果子，堂弟摘得向来比我少。回头各把摘来的果子撒在河堤上，用手指按捏，捏出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青碗来。

黑子当年最调皮，永远在放学的路上和人斗嘴皮，吹大牛，说他们家有多少多少稀世珍宝。

绿丫当年皮肤白，也健谈，喜欢夸耀他父母如何疼她宠她，那时我深以为真，因为她兄妹四个，只她一女。

后事

人影市声渐浓了，这才将那只胖腿重新吊到窗外，尖叫一声“我不活了——”立即引得行人仰望，惊呼。亲眼见人跳楼，那是比影院里看惊悚片更刺激的……大家纷纷喊叫，规劝，叫来民警，消防员。总算救了一命，喜剧收场。

这妇女为何要等到有人围观时才跳楼呢？说明她对生活并未完全绝望，她只想通过自杀秀来引起关注，企图借舆论之力帮她化解某种死结。她真想死或假想死姑且存疑，只就这跨腿欲纵身一跳，瞬间便在单位同事间，街坊邻里间，亲戚朋友间，一举“成名”喽……当然如此推想，有失慈悲。

有生必有死，自然法则，原本毋需讨论。我要说的是，生，并不是自己选择的；那么死呢，也就不要自己去决定。采取跳楼或其他自杀方式，都是违背天意的，不足取。

小时，我们问父母要钱买玩具、买零食，父母没给，或长大求学择业不

糊啦

个空碗。他在灶前的自如，简直有将军沙场秋点兵的气魄，谈笑着便杀伐决断了。

我搬了条长凳，端坐在他跟前看，他竟突然将手里的烟丢在灶边踩灭了。我以为是看客的我让他有些不自在了，一旁的妇人笑说：“还得做糊啦，要不你是正经不起来。”

厨子将案上几个碗里的猪肝、瘦肉、鸡杂、油渣、干黄花菜、油豆腐一一倒出，又一样一样细细切碎。这会儿倒不是将军了，是严谨的老学究，执一把戒尺，背书不过关就得挨一下。待倒油，划油，入锅，划炒，又是一气连贯，回到将军指挥若定的模样。再加高汤，加米粉糊，放作料调蛋花调红薯淀粉，搁姜米葱花。各式操作几乎浑然一体，毫无间隙。这便又是数个大碗盛得了，被传菜者妥妥当当送至各桌。

我亦蹿到桌前坐定，抢了一柄羹匙就往碗里舀糊啦。未待吹凉，已经沿碗边一圈吸吸嗦嗦。却又猛然停

往事如藤

小武一介男孩，却男生女相，皮肤嫩得像豆腐，贾宝玉一样的人，喜欢和女孩玩。他还有一股文艺范儿，那时跟他当过兵的叔叔学吹口琴，把我们都吹成了愚昧笨拙的老黄牛，于是愤然嘲笑他吹得难听。

堂弟和我同班，成绩比我的还要好，永远和我说着幼稚的话题，比如数学书某页某道应用题有几种解法呀，某某考试低分到可笑呀，至于男女同学亲近之类，从不谈。他像得道高僧，更像莲花童子。

黑子，我一直以为他长大会成为江湖中有名号的人物；如今他已生病，又病又穷，至今未娶。他就像一颗野果子，缀在伸得最远的藤蔓上，在霜后，随时会跌进深潭里的样子。

堂弟大学毕业后，进了省城的一家大银行工作，如今已经换了几次车子和房子。是换啊，众人说起，都是艳羡。我心里偶尔想起，也泛些酸味，可是一想到绿丫，又平复。

绿丫老早就上班，1990年代，工作服竟然是正流行的《渴望》里的慧芳衫，大方格子，圆低领，前面一竖排大

顺，就抱怨父母没本事：“谁让你们当初把我生出来！”一听这话，父母顿时哑口无言，羞愧至极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说不出半个字来。

不孝子女说出如此不孝话来，当然很不应该，纯属混账墨牛话。但你也不能说人家如此责难毫无道理——来到人世间，确实没有事先征求人家意见是吧！

于是，几乎所有的父母，每每觉得亏欠了子女；而子女觉得愧对父母的，却不多，原因正在此处。

如今在乡下比较偏僻的尚未火葬的地方，光景好的人家，到了一定年龄，便开始安排自身后事，信条是“不给子女添麻烦”。他们早早给自己准备了棺材，早早请阴阳先生选好了墓地——

然而这后事、后事，已经明确说了属于后人办的事。自己操心操办，越俎代庖似无必要。生不由己，死亦由他去好了。

了，嘴巴来不及感知的温度，径直就烫到了肠胃。这是性急吃不了热糊啦。

就仍旧沿碗边轻轻吹缓缓喂，猪肝的甘鲜，瘦肉的甘甜，鸡杂的脆嫩，油渣的香酥，黄花菜的清鲜，油豆腐的甘爽……诸般味道都在一口里圆融。又有红薯淀粉加诸的稠度，日子似乎都圆满了。

茶陵人都说“糊啦”与谭延闿有关，且几乎所有菜肴也都被冠以“祖庵”名号。我总觉得有点牵强，认为茶陵的“糊啦”与河南的胡辣汤不无关系。都是糊糊涂涂一碗羹，做法亦趋于一致，连主食材都差不多，只是胡辣汤口味更重，而糊啦更精细。河南人喝胡辣汤，就如同南方人早起吃粉，一碗胡辣汤下肚，一天才算开始。而在茶陵，糊啦是上了席面的汤羹，如同小妾登堂入室做了大房，或者说是世情小说去除了市井气挤进了严肃文学，底色仍旧相近。

胡辣汤和糊啦的底色都是温暖，一碗落肚，日子都暖了。

扣子。那时我还在读书，羡慕她已经可以挣钱自己花，享受独立自由的崇高人生。而今，她依然上班，丈夫重病，苟且偷生，孩子在上学，她独自支撑一家老小，默然承受，无语。

见面最少的是小武，听说他还玩乐器；娶了老婆，听说不漂亮。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小聚会，他单枪匹马出来见故人，众人也不催他引荐传说中的他老婆让我们一见。去年暑假，见过小武一次，他大约是回老家奔丧。在环城公路上的粉红夹竹桃边，只淡淡打了声招呼。到底是贾宝玉，样子没大变，气质是更好了。身后的老婆低着头走路，躲躲闪闪，我很快扫了一眼，果真长得平庸。他也不介绍，我就装装过去了。听说他现在已经换萨克斯玩了。

鸡矢藤，在深秋的霜后，叶子会变黄变红，果子会自动裂开然后零落，跌进河水里。来年，浅滩上又会看见它们的嫩苗长出来，青嫩嫩的，踏着一二一的节拍，那么齐整，像一拨拨齐整青嫩的少年时光。

那是谁的少年啊？